法律声明：未经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称“中国信保”）同意或授权，您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透露本材料中的任何内容。若您使用该内容做出任何行为或商业判断产生的权利、义务、责任和任何风险均由您自行承担，中国信保不对因您使用该内容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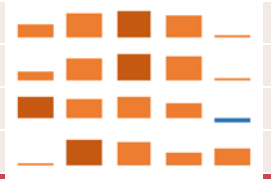
澳大利亚联邦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国家基本信息

人口结构			
人口	2498.3 万	**0-14 岁人口占比(%)**	19.2
15-64 岁人口占比(%)	65.2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	15.7
行政区划			
领土面积	769.2 万平方公里	**行政区划**	6 个州、2 个地区
主要城市	堪培拉、悉尼	**官方语言**	英语
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丰富，至少有 70 余种。其中铅、镍、银、铀、锌、钽的探明经济储量居世界首位。主要矿藏储备有：铝矾土约 53 亿吨，铁矿砂 146 亿吨，黑煤 403 亿吨，原油储量 2270 亿升，天然气储量 2.2 万亿立方米。			
政局情况			
主要民族	74%为英国及爱尔兰裔，5.6%为华裔，2.8%为土著人口	**主要政党**	自由党、国家党、澳大利亚工党
主要宗教	基督教	**现行宪法**	1901.01.01 生效
国家元首及任期	总督戴维·赫尔利（2019/07～2024/07）	**政府首脑及任期**	斯科特·莫里森（2019/05～2022/05）
社会发展			
医疗投入占比(%)	9.2	**用电覆盖率(%)**	100.0
教育投入占比(%)	5.3	**高等教育入学率（%）**	113.1
人类发展指数	0.938	**基尼系数(%)**	34.4

2020 年主要宏观数据

宏观经济						
指标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趋势
人均 GDP（美元）	52210.7	56417.4	57045.4	55463.3	46638.7	
名义 GDP（亿美元）	12668.0	13870.0	14203.0	13979.0	11890.0	
实际 GDP 增速（%）	2.8	2.5	2.7	1.8	-0.5	
通货膨胀率（%）	1.3	1.9	1.9	1.6	1.7	
财政收支						
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	34.5	35.0	35.5	35.2	33.1	
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	36.2	35.8	35.5	34.9	37.9	
财政余额（占 GDP 比重）	-1.7	-0.8	0.0	0.2	-4.8	
公共债务（亿美元）	5408.9	6045.5	6183.6	5795.7	5540.7	
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	42.7	43.6	43.5	41.5	46.6	
国际收支						
商品出口（亿美元）	1929.1	2315.7	2578.5	2775.0	2137.0	
商品进口（亿美元）	1987.0	2210.6	2369.1	2275.0	1881.0	
经常账户余额（亿美元）	-410.4	-357.8	-291.8	80.0	-136.0	
经常账户余额（占 GDP 比重）	-3.2	-2.6	-2.1	0.6	-1.1	
国际储备（亿美元）	535.9	665.8	538.8	587.0	601.0	
进口用汇（月）	2.5	2.8	2.1	2.3	2.9	
外债情况						
外债总额（亿美元）	15557.5	16642.6	16211.4	15356.1	13948.1	
偿债率（%）	126.6	118.5	98.1	103.9	118.2	
负债率（%）	122.8	120.0	114.1	109.9	117.3	
债务率（%）	535.6	490.1	431.2	386.2	451.4	
汇率						
年均汇率（本币/美元）	1.3	1.3	1.3	1.4	1.7	
年末汇率（本币/美元）	1.4	1.3	1.4	1.5	1.8	
实际有效汇率	90.9	93.7	89.9	85.9	71.9	
双边经贸						
双边贸易总额（亿美元）	1079.6	1362.6	1527.9	1696.4	--	
中国出口（亿美元）	372.9	414.4	473.4	482.0	--	
中国进口（亿美元）	706.7	948.2	1054.5	1214.3	--	
中国 ODI 流量（亿美元）	41.9	42.4	19.9	--	--	
中国 ODI 存量（亿美元）	333.5	361.8	383.8	--	--	

澳大利亚位于大洋洲，2019 年总人口 2498.3 万，人均 GDP 为 55463.3 美元，根据世界银行 2019 年标准划分，澳大利亚属于高收入国家。从中长期来看，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已连续多年创纪录增长，未来仍具有一定发展潜力。

由于采取严格防控措施，澳大利亚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已基本得到控制，但疫情及防控措施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正逐步显现，作为经济增长支柱的私人消费受到抑制，短期内恶化的国际贸易环境导致出口锐减。受此影响，澳大利亚经济或将在连续增长多年后陷入衰退：世界银行预测 2020 年澳实际 GDP 将萎缩 6.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2020 年澳经济增长率或将降至-6.7%。

澳现任总理莫里森领导的保守派执政联盟在 2019 年 5 月第三次赢得大选，获得议会下院 151 个议席中的 77 个席位，由于领先优势十分微弱，执政联盟的执政基础并不稳固，因此将保持政局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作为施政重点。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友，澳大利亚在多个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立场，造成中澳双边关系日趋冷淡。政治关系的转冷或将外溢到经济领域，对澳出口和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一、政治风险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领导的执政联盟在第三次赢得大选之后，由于在议会内的领先优势并不明显，因此将保持政局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作为施政重点。2019 年下半年澳洲山火持续蔓延，政府应对不力，造成其支持率有所下降，新冠肺炎疫情打断了澳经济长期增长态势，预计也将对执政联盟产生一定不利影响。澳与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双边关系趋冷，将给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前景带来较大不确定性。

（一）国家治理

澳大利亚实行议会共和制。根据澳大利亚宪法规定，议会为联邦立法机构和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实行两院制，由众议院（下院）和参议院（上院）组成。2018 年 8 月 24 日，原国库部长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自由党内部选举中取代特恩布尔当选该党领袖，并出任澳新一届总理。2019 年 5 月 18 日，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在澳联邦大选中再次获胜，莫里森连任总理，将执政至 2022 年。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澳大利亚在政府效率（得分 1.6，分位点 92.8%）、监管质量（得分 1.9，分位点 98.1%）、腐败控制（得分 1.8，分位点 92.8%）和民众话语权(得分 1.4，分位点 95.6%)分项指标得分和分位点均相对较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9-2020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对澳大利亚司法体系、

警务可靠性、腐败发生率和预算透明度的评估，澳大利亚四项指标均居世界前列，司法体系和预算透明度两项指标排名上相对更高，均为 10/141 位，显示该国司法体系和公共服务水平较高。

表 1 澳大利亚国家治理体系

指数	指标	得分	分位点
全球治理指数	政府效率	1.6	92.8
	监管质量	1.9	98.1
	腐败控制	1.8	92.8
	民众话语权	1.4	95.6
全球竞争力	**指标**	**得分**	**排名**
	司法体系	82.9	10
	警务可靠性	84.2	15
	腐败发生率	77.0	13
	预算透明度	74.0	10

（二）政治稳定性

执政联盟在议会内领先优势不明显。2019 年 5 月大选，澳自由党-国家党执政联盟获得议会下院 151 个议席中的 77 个席位，仅超简单半数一席。2018 年自由党修改党规，使党首改选不再容易，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党内“逼宫”情况的发生，莫里森强化了其党内地位，但自 2019 年下半年起，莫里森的受欢迎度出现一定程度下降，公众认为莫里森政府应对澳洲山火不力，造成大火持续蔓延。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莫里森政府是另外一个考验，因为政府的最初反应是不合格的，虽然随后采取的强硬措施控制了疫情蔓延，提高了执政联盟的支持率，但随着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在下半年及 2021 年进一步显现，莫里森政府的支持率将有可能受到冲击。

此外，疫情导致澳失业率升高，或将对执政联盟 2022 年的大选前景产生不利影响。

施政重点保持政策连续性。在共同执政的第三个任期内，执政联盟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政局稳定作为施政重点。由于自由党内在能源政策、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自由党与国家党在上述议题上同样存在分歧，如何克服分歧、保持执政联盟团结对莫里森而言是较大挑战。2020 年 2 月，农业部长麦肯齐（国家党）辞职导致内阁重组，表明执政联盟分裂风险不可忽视。因此，莫里森政府在重大政策问题上将不得不考虑执政联盟内各方意见，继续实施上届政府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发展、提升民众生活水平的既定政策，在推进能源改革等措施时更加谨慎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政局稳定。

主要反对党处于调整期，澳大利亚执政联盟有望维持微弱优势。澳大利亚选举周期较短，每三年举行一次议会选举。2019 年 5 月大选，主要反对党工党获得 68 席。由于在选举中令人失望的表现，工党领导人肖滕引咎辞职，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当选为工党新领导人，阿尔巴尼斯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重建工党在选举中受到重挫的信心。选举后工党调整了其政策主张，对党内团结造成了不利影响，工党的民意支持率也一直落后于执政联盟。在这种背景下，如不出现大的意外，执政联盟在下届选举时或仍有望维持微弱领先优势。

（三）政府干预

政府管制负担有所降低。莫里森政府倾向于减少政府干预，逐步放松政府管制，在税收政策和基础设施支持等方面为外资提供优惠支持。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9-202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对政府政策执行情况的评估，澳大利亚政府管制负担指数为39.8，较2018年上升1.5，排名80/140位,与2018年相比下降三位,管制负担有所降低，但下降速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因此排名有小幅下降。

国有化和征收的可能性较低，市场开放程度较高，但外资政策有收紧趋势。澳大利亚《1975年外国收购与接管法》明确规定对外商投资应予以保护，不得对外资公司实施国有化，外资享受国民待遇等。根据国际商业协会（ICC）公布的《市场开放程度报告》，澳大利亚市场开放指数为3.9，排名30/75位，市场开放程度较高。澳政府对外资流入持欢迎态度，但在外资个案审批时更加注重外资对其国家安全的影响。2020年6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修订外商投资法规，对流入本土“敏感国家安全领域”的外资进行更严格的审查。近年来，澳大利亚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中资企业或有中国背景的企业并购案。

汇兑限制较少。澳大利亚对外汇交易往来不进行限制，澳元无官方指定汇率，即期和远期外汇汇率由外汇市场供求状况决定，但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保留对外汇市场干预的权力。澳大利亚对外汇交易既不征税也不补贴。非居民可自由开立

或使用账户，资金可自由汇回本国，可开设外汇账户，但在澳大利亚买卖外汇必须由指定的外汇经纪人办理。外国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有息投资项目，另有规定。根据澳大利亚《1988年金融交易申报法》，任何人带入或带出澳大利亚超过 1 万澳元现钞或等值外国货币时必须申报。

（四）社会稳定性

失业率不高，收入分配矛盾相对较低。澳大利亚经济长期保持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近年来其失业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19 年失业率降至 5%左右。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发布的《澳大利亚人类发展报告》，制造业和服务业是澳大利亚主要就业渠道，吸收劳动力数量占总就业人数比例分别为 19.3%和 78.1%，农业占比仅为 2.6%。未来，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对澳经济、金融活动的冲击，澳就业市场将受到较大冲击，失业率短期内预计攀升至 9%左右水平，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威胁。澳政府在积极应对疫情的同时，已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创造就业和刺激经济上来。澳大利亚基尼系数常年稳定在 34.4%左右，国内收入分配矛盾相对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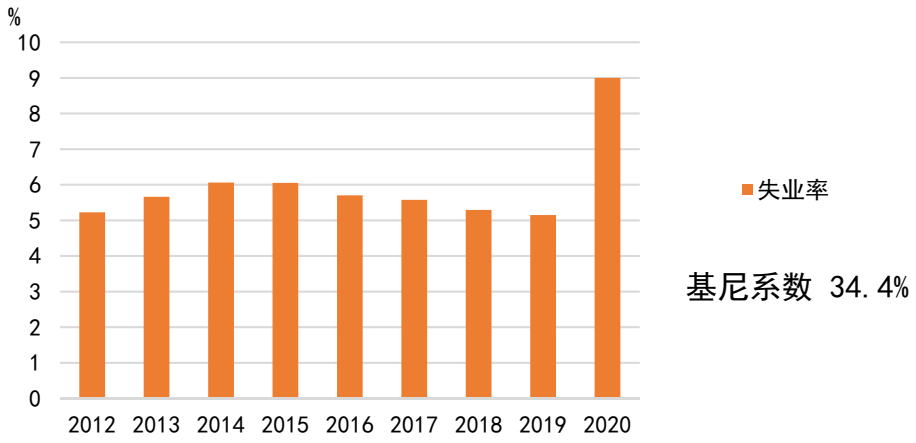


图1 澳大利亚社会环境

恐怖主义与暴力犯罪威胁较小。澳大利亚政治稳定、社会安宁，恐怖袭击和暴力犯罪威胁等方面的风险相对较小，除一些偶发的小规模恐怖袭击、“独狼”式恐怖袭击和个别极端主义威胁之外，最近几年未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受中澳关系近几年转冷影响，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西方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澳国内对华人的歧视以及暴力行为也显著上升，中方文旅部已发出澳大利亚旅游警告。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9-2020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澳大利亚恐怖主义影响指标得分为 99.2，排名第 89/141 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暴力犯罪影响指标得分为 76.9，排名第 24/141 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主要城市安全状况上看，根据 NUMBEO 公布的数据，澳大利亚主要城市排名较高，首都堪培拉安全得分最高，为 80.7，排名 11/374 位，悉尼安全得分 66.1，排名 113/374 位，墨尔本安全得分 56.1，排名 203/374 位。

表 2 澳大利亚社会治安状况

恐怖主义得分	排名	暴力犯罪得分	排名
99.2	89	76.9	24
主要城市治安情况			
城市	安全得分	安全排名	
堪培拉	80.7	11	
悉尼	66.1	113	
墨尔本	56.1	203	

民族与宗教冲突不明显。澳大利亚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以基督教为主，印度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并存，无宗教信仰或宗教信仰不明人口占 30.2%。近年来，澳大利亚宗教冲突事件较少发生，因宗教导致的恐怖袭击较少。根据和平基金会公布的脆弱国家指数（FSI），澳大利亚在民族与宗教冲突分项得分为 3.3/10，排名 22/178。

（五）国际环境

坚持三大传统外交政策，着力推进积极的有创造力的中等大国外交。澳大利亚长期坚持巩固澳美同盟、发挥联合国作用以及拓展与亚洲联系三大传统外交政策，注重多边主义与区域主义，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提升国际影响力，着力推进积极的有创造力的中等大国外交，为此，在美国退出 TPP 后，澳大利亚签署并批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着力提升其经济外交领域影响力。近年来，澳大利亚军费支出基本保持稳定，占 GDP 比重维持在 2%左右，2018 年军费占 GDP 比重为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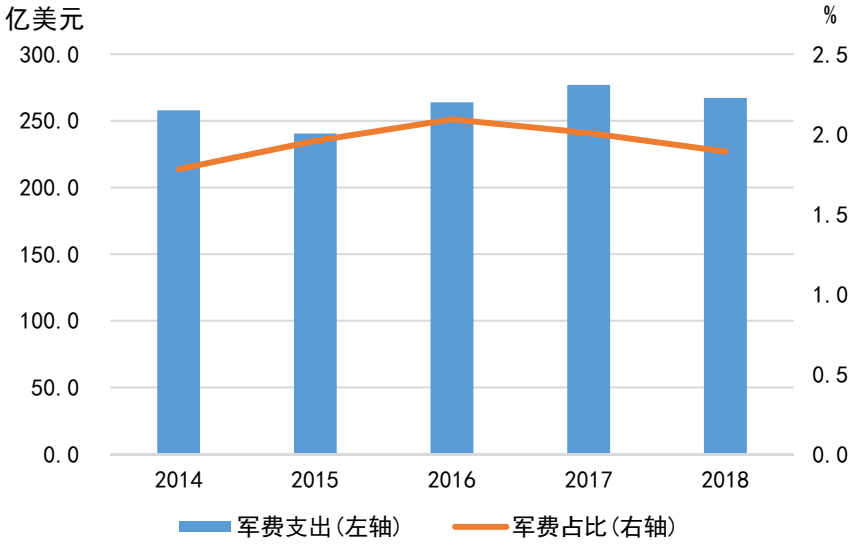


图2 澳大利亚军费支出和军事实力情况

同美国同盟关系稳固。1951 年澳、新（西兰）、美三国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后，澳美正式结成同盟关系。澳大利亚一直以“美国忠实的盟友”自居，紧紧追随美国。“9·11”事件后，澳启动《澳新美安全条约》，派兵参加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澳大利亚积极响应美国号召，更多分担亚太地区的防务责任。2019 年 9 月，澳总理莫里森访问美国，强调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和联盟，涵盖了安全、军事、经济、安保等众多领域。澳大利亚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发布《2020 年国防战略修订》和《2020 年部队结构计划》，计划在未来 10 年投入 2700 亿澳元（约合 1869 亿美元）研发并升级作战能力，加强对印太地区的关注。

同中国关系趋于紧张。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经贸关系十分紧密，但近些年来，中澳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十分冷淡的状态，澳大利亚追随美国的印太战略，对华进

行战略围堵，在南海、5G 网络、香港、新疆等问题上攻击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澳大利亚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污名化，还试图成立所谓的独立调查团队来对“中国病毒”进行调查，澳大利亚不明智的做法使得中澳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

加强与南太岛国的关系。澳大利亚认为南太地区是其势力范围，维护南太地区稳定、促进岛国经济发展符合其利益，为此，澳多年来持续加大在南太地区的贸易与投资活动。澳大利亚总理、外交部长等政府高级官员频繁造访南太地区相关国家。澳对其他大国在南太地区的经贸活动满怀戒心，尤其是中国在南太岛国的“一带一路”投资活动，认为这将削弱澳大利亚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影响力。

二、经济风险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澳大利亚央行迅速采取超宽松货币政策，积极缓解其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不利局面，增强其金融和实体经济抗击疫情冲击的能力。由于外债规模较大，澳大利亚在疫情冲击下国际收支失衡风险有所上升。澳大利亚与最大经贸伙伴中国的双边关系陷入低谷，将对其出口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其经济增长前景。

（一）宏观经济

总体经济形势趋降，超长增长周期结束。截至 2019 年，澳大利亚经济已连续 28 年实现增长，而抓住中国工业化的

机遇是澳大利亚经济连续多年扩张的关键因素之一。此外，大宗商品牛市、澳大利亚政府灵活、适宜的经济政策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打断了经济增长进程，澳政府采取的严格封锁隔离等防控措施造成私人消费大幅下挫，企业出现倒闭潮。由于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外部需求减弱，澳出口将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国内矿业、工业生产也随之下降。受种种不利因素影响，预计 2020 年澳国内生产总值将在 28 年后首次出现负增长，实际 GDP 下降 0.5%，经济产出水平或将到 2021 年才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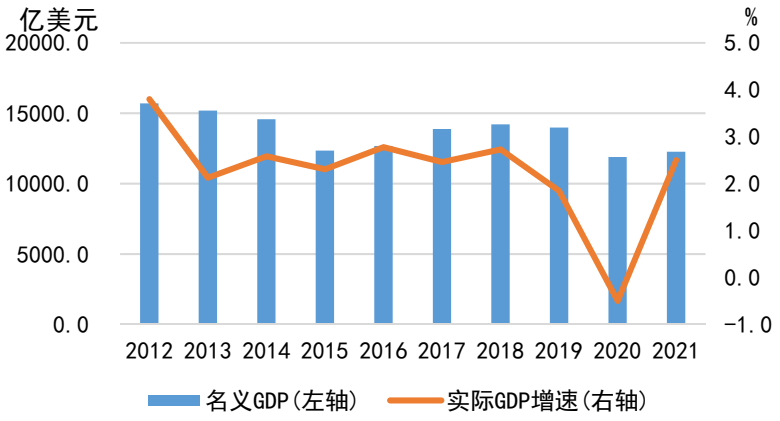


图3 澳大利亚宏观经济表现

外部经济环境喜忧参半。澳大利亚是大宗商品和能源出口国，国民经济对出口有较大依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能源价格的波动对澳大利亚经济建设与民生有着重要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2019 年以来，澳大宗商品进口价格指数稳中趋降，出口价格指数则呈上升趋势，对澳经济发展总体利好。中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但受双边关系恶化、疫情导致需求下降等

不利因素影响，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面临较大增长压力，其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也有很大不确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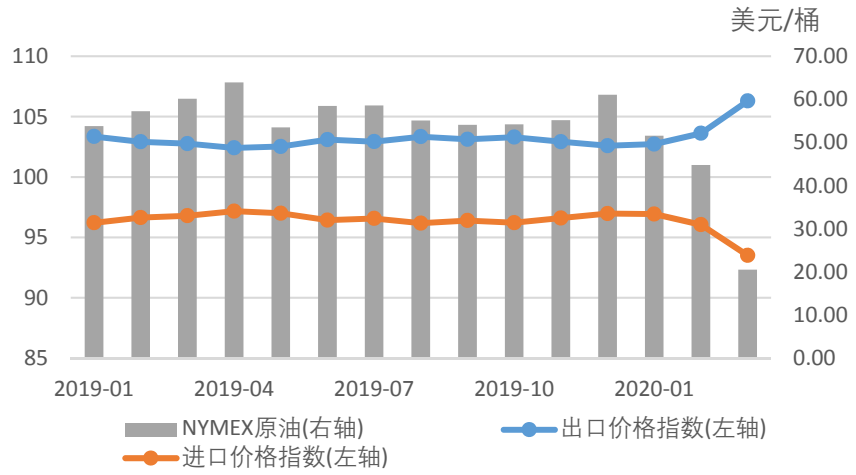


图4 澳大利亚外部经济影响因素

消费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经济结构上看，澳大利亚私人消费、公共消费和出口是拉动 2019 年澳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各占三分之一左右，而固定资产投资的下降拖累了经济增速。为提高固定资产增速，执政联盟计划大举投资基础设施，集中于消除交通运输瓶颈和扩大职业培训范围。规划的交通运输项目将加快实施，以促进投资增长，抵消疫情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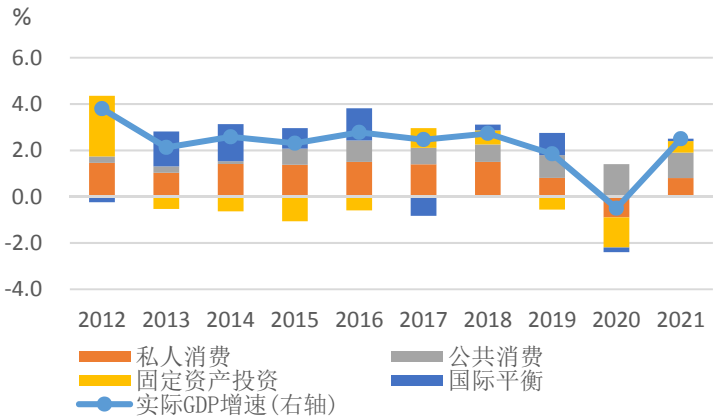


图5 澳大利亚经济增速分解

矿业向绿色、智能方向转型。澳大利亚是全球矿业大国，铁矿石、铝土矿等出口量居世界前列，矿业是澳大利亚重要支柱产业和最大的出口行业。2019 年，以原油、铁矿石为主的矿产品在澳大利亚对外出口中占据 62.5%的份额。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力拓等矿业公司位居全球前四十大矿业公司前列，也是澳大利亚重要雇主之一。2019 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促使国际大型矿业公司加强风险管控，推进战略调整和转型发展。澳大利亚也加快了矿业转型升级步伐，积极推进绿色矿业，聚焦铂、锂等清洁能源矿产，剥离煤炭等传统矿产。同时，注重以科技创新引领传统矿业转型升级，加速向绿色、安全、智能、高效方向发展。

（二）货币金融

超宽松货币政策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澳大利亚通货膨胀率 2019 年降至 1.6%的低水平，为近 3 年来最低，也低于澳联邦储备银行设定的 2%-3%的政策目标区间，这为其进一步下调已经处于较低水平的基准利率创造了条件。进入 2020 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澳大利亚内外需求下挫导致通胀一路走低，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国内外需求造成的影响，澳储备银行 3 月下调基准利率 50 个基点至 0.25%的低水平，同时开始非传统货币政策操作，以将三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控制的 0.25%的水平。在经济复苏之前，

预计低利率水平将持续至 2024 年前后。然而，宽松货币政策的风险正在积累，澳家庭负债率已处高位，低利率水平将促使债务进一步增加，最终会抑制消费者的购买力，进而影响私人消费。此外，极低的利率水平限制了澳储备银行应对未来经济冲击的政策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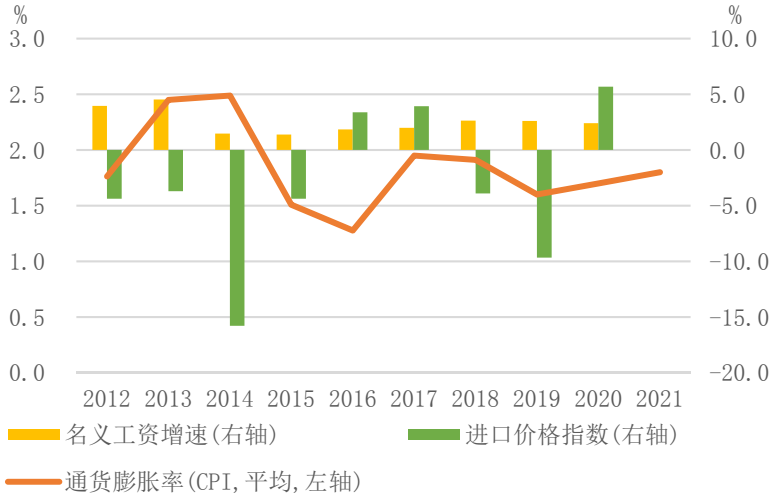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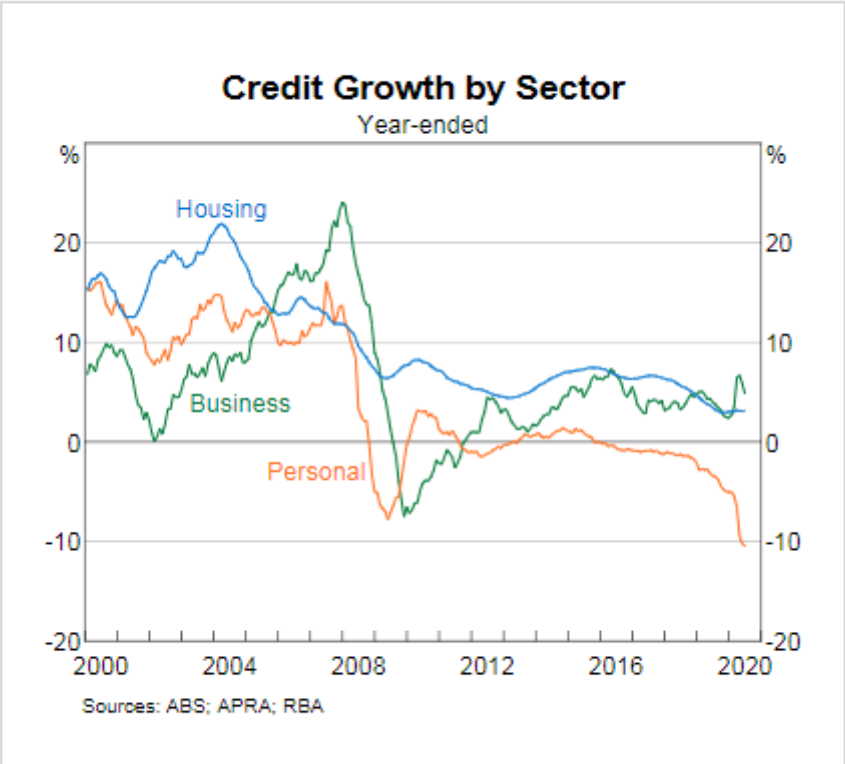


图6 澳大利亚通货膨胀

国内信贷增速连续下降。尽管澳大利亚货币政策持续宽松，但国内信贷增速却自 2016 年起持续下滑，分部门来看，住房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持续下降，企业贷款则基本保持平衡。住房贷款在国内信贷增长中占据重要地位，增幅曾一度高达 20%以上，但自 2016 年起，增幅一路下滑，至 2019 年已不足 5%。这与澳大利亚重启对外国投资者限购本国房产，暂停向外国人发放按揭贷款，同时要求银行收紧房贷政策息息相关。而个人消费信贷增速从 2016 年转为负值后 2019 年更是下降 5%以上。新冠疫情蔓延迫使澳放松信贷限制，2020 年信贷增速有望止跌回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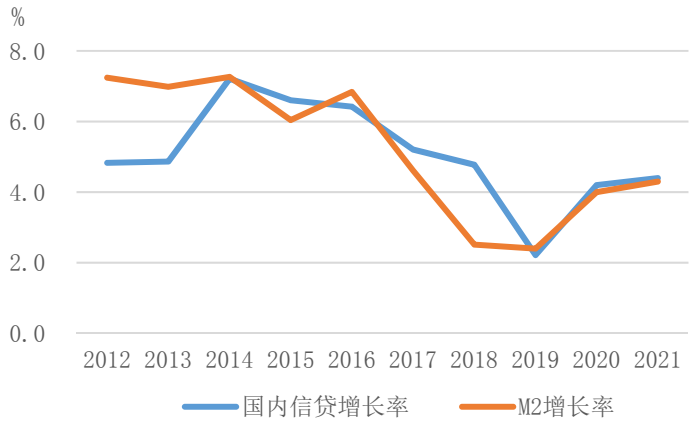


图7 澳大利亚信贷情况

（三）财政收支

追求经济周期内财政收支平衡。澳大利亚财政政策基于一个中期框架，即确保在经济周期之内财政保持平衡。这一中期财政政策框架确保了政府财政收支表处于良好状态，财政战略的规划强调经济周期，即允许将财政政策用作需求管

理的工具开展逆周期操作。为增加财政收入，澳大利亚于2018年7月1号起对进口的低价值(小于或等于1000澳币)商品和服务开始征收10%的商品及服务税(GST)。从效果来看，近几年澳财政政策基本实现了既定目标，2017年澳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0.8%，2018年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而2019年预算则略有盈余。

新冠肺炎疫情或将导致财政出现较大赤字。澳大利亚政府在2019年12月发布《年中经济和财政展望》(MYEFO)，乐观预计2020/2021财年将实现盈余。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导致经济收缩，政府收入减少。与此同时，在采取严格措施控制病毒传播后，政府采取激进财政措施以刺激经济发展，包括一个三阶段个人所得税削减计划、工资补贴计划和向企业支付补助金计划。在首轮176亿澳元的财政刺激方案之后，澳政府又推出第二轮660澳元的刺激计划，同时宣布高达1300亿澳元的工资补贴计划。除此之外，政府也将加快基础设施投资支出。从收入端看，尽管铁矿石价格上升可以产生部分抵消效果，但随着经济收缩，所得税收入下降将大幅下降。在支出大幅增加、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其财政在2020/2021财年或将出现较大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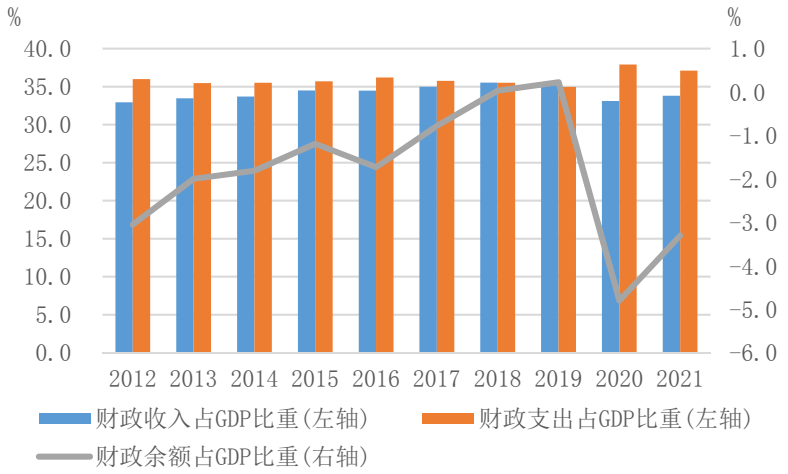


图8 澳大利亚财政执行情况

（四）公共债务

公债规模稳中有降。由于澳大利亚近几年财政基本能保持平衡或略有盈余，因此其公共债务规模也随之保持稳中有降态势，2019 年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为 41.5%，公债规模为 5795.7 亿美元（按当年年末汇率估计），公债规模及占 GDP 比重均较上年有所下降。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可能导致经济收缩和财政收入减少，2020 年澳大利亚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仍有可能上升，预测值为 46.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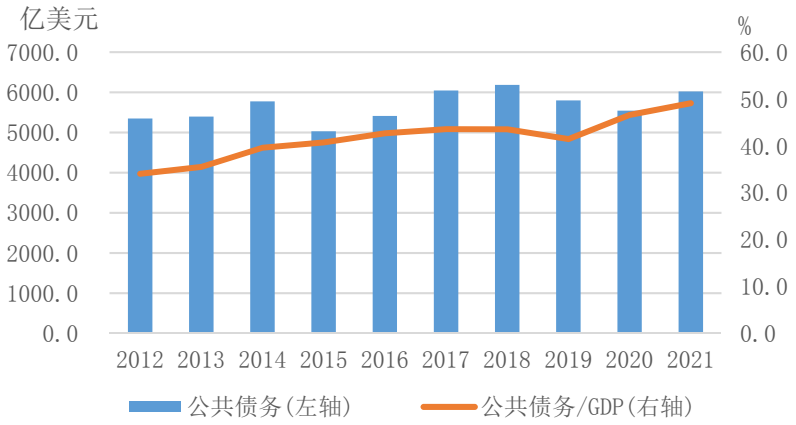


图9 澳大利亚公共债务

（五）国际收支

商品贸易顺差扩大。澳大利亚作为大宗商品出口大国，出口商品价格的上升，尤其是铁矿石出口价格的上升使得澳大利亚商品贸易最近几年持续顺差，2019 年澳大利亚商品贸易顺差再次扩大，由 2018 年的 209.4 亿美元大幅增长至 500.0 亿美元，同比增幅高达 23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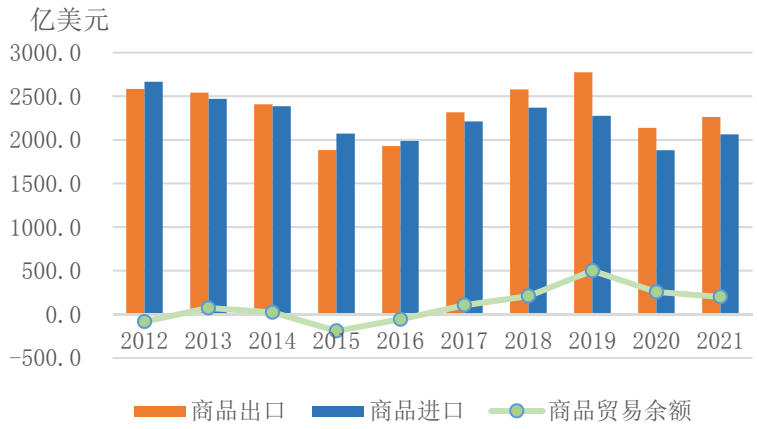


图10 澳大利亚商品贸易

原料、能源出口占比较大。从澳大利亚商品进出口结构上看，以铁矿石为主的大宗商品，以原油、液化天然气为主的能源产品在澳大利亚出口中占据六成以上，其中，铁矿石和原油出口各占其总出口规模的 30%左右。机电产品、石油制品和运输设备是澳大利亚主要进口商品，特别是机电产品进口占其总进口规模的 25%以上。此外，化工产品等制成品在澳大利亚进出口商品结构中也占有一定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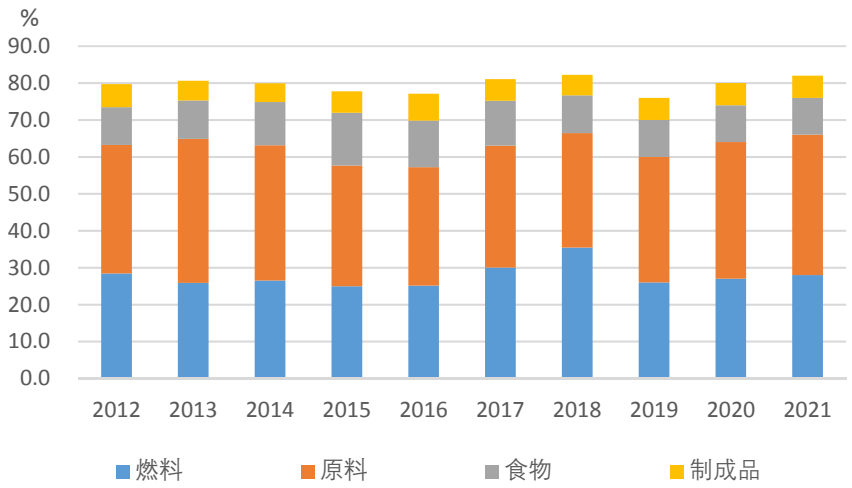


图11 澳大利亚出口商品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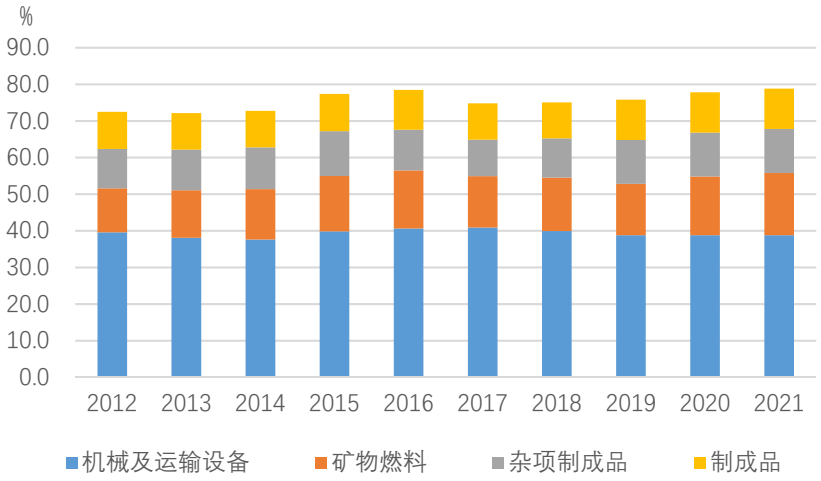


图12 澳大利亚进口商品结构

经常账户由赤字转为盈余。2019 年澳大利亚经常账户在商品贸易大幅顺差的影响下由上年赤字转为盈余，经常账户盈余占 GDP 比重为 0.6%，而 2018 年为-2.1%。其中，商品贸易顺差占 GDP 比重为 3.6%，成为经常账户盈余的主要原因，而服务贸易、一次收入、二次收入均为逆差，占 GDP 比重分别-0.1%、-2.8%和-0.1%。由于较多的移民侨汇、外资投资收益汇出，因此，其一次收入和二次收入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经常账户能否实现盈余主要取决于商品贸易盈余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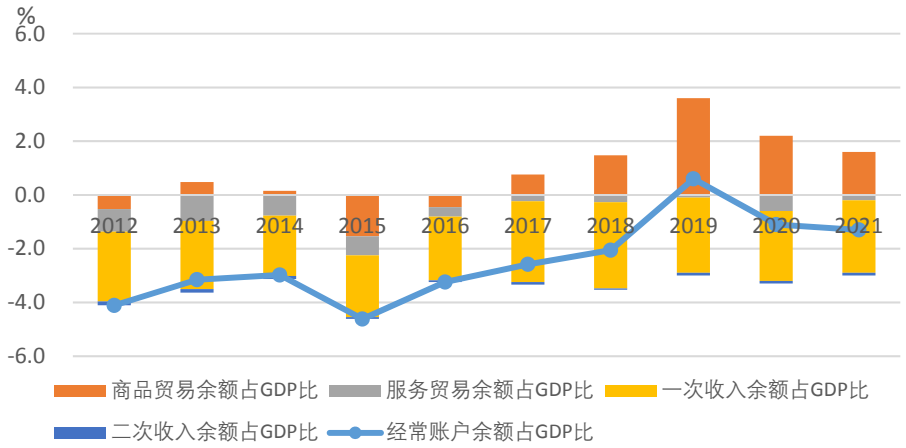


图13 澳大利亚经常账户结构

外债规模较大使国际收支失衡风险有所上升。2019 年，澳大利亚外债总额为 15356.1 亿美元，比 2018 年下降 855.4 亿美元，仍处于高位运行。从澳大利亚各项负债指标来看，已全部超出警戒水平。横向比较来看，当前发达经济体负债水平普遍较高，尽管澳大利亚各项负债指标并不是发达经济体中最高的，但外债规模居高不下导致还债压力不断增加，国际收支失衡风险有所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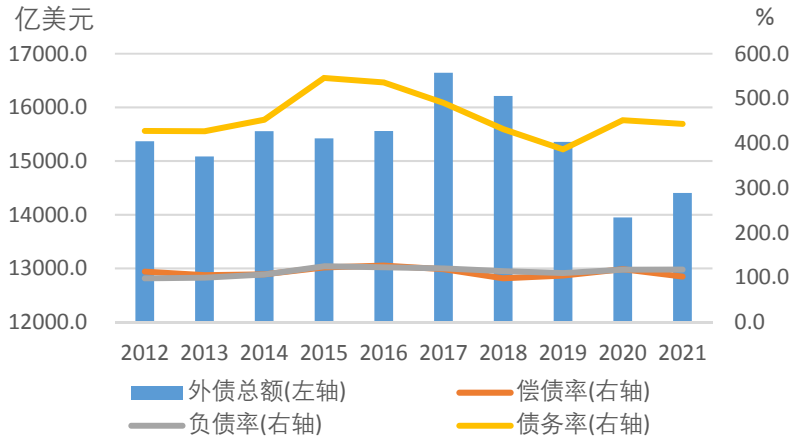


图14 澳大利亚外债情况

国际储备波动明显。澳大利亚国际储备常年维持在 500

亿美元左右，但受经常账户盈余状况、黄金储备变动等影响，其国际储备波动较为明显。2017 年达到 665.8 亿美元，为近几年高点，2018 年下挫至接近 500 亿美元，2019 年受益于经常账户盈余大幅提升，国际储备再度增至 587 亿美元。从进口用汇角度来看，尚不能满足 3.0 个月的进口用汇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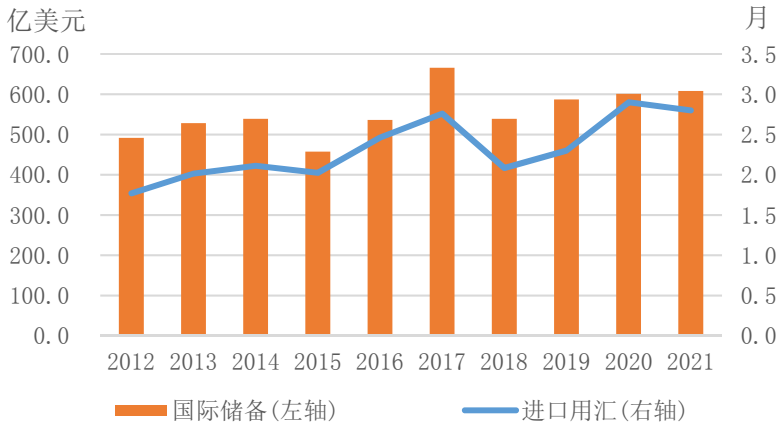


图15 澳大利亚国际储备

澳元汇率持续走弱。2019 年，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下，澳元汇率趋于贬值，年末名义汇率为 1 美元兑 1.5 澳元。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将澳元视为中国经济表现的替代品，因此，中国经济的放缓、澳联邦储备银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主要出口商品价格的弱势等，将导致澳元汇率在 2020 年进一步走弱，2020 年平均汇率预计将跌至 1 美元兑 1.8 澳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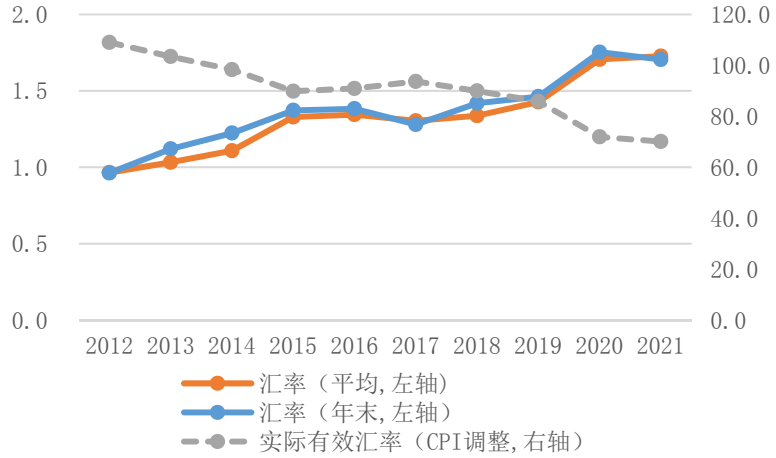


图16 澳大利亚汇率水平

（六）双边经贸

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发展，但存在不确定性。1972 年中澳两国正式建交后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2015 年，历经 10 年 21 轮谈判，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式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双边贸易进入发展快车道。截至 2019 年，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进口来源地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9 年双边贸易总额 169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0%，其中，中国出口 482.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中国进口 121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2%。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澳大利亚出口产品需求有所下降，且中澳双边关系转冷，在较长时间内中澳领导人未能实现互访，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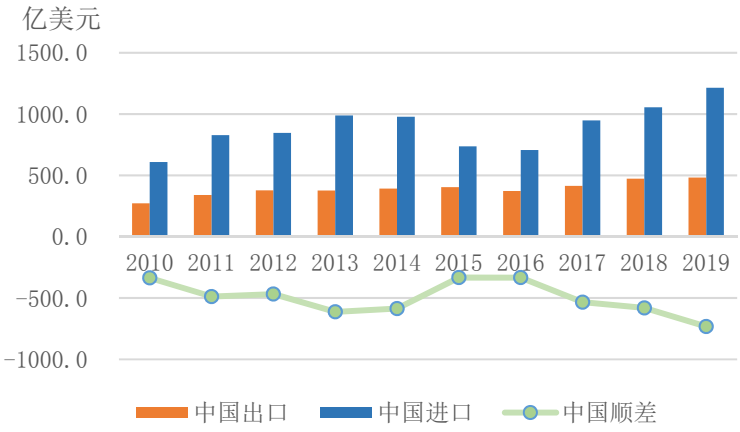


图17 中澳双边贸易

中国对澳投资近年来呈下降态势。1988 年 7 月，中澳两国签署了《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目前处于生效状态。受近年来两国关系转冷及澳政府 2016 年对房地产市场采取调控措施等影响，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近年来有下降态势。根据商务部数据，2018 年中国对澳直接投资流量 19.9 亿美元，直接投资存量 383.8 亿美元。随着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收紧外资审批政策，尤其是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中资企业或有中国背景的企业并购案，预计中国对澳投资还将持续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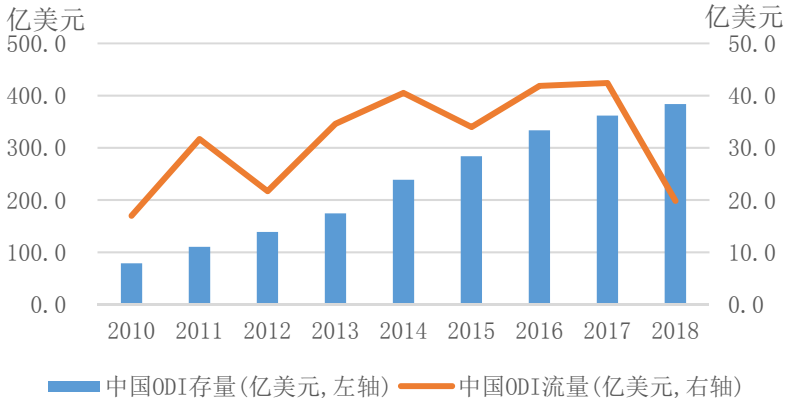


图18 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

三、营商环境风险

澳大利亚基础设施效率相对较高，法制完善，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较少。根据世界银行 2020 年营商环境指数，澳大利亚商业环境排名为 14 位，同比上升 4 位；澳大利亚商业环境的前沿距离为 81.2%，同比上升 1.1 个百分点。从分项上看，澳大利亚在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纳税等分项指标方面均有所改善。

表 4 澳大利亚 2020 年营商环境指数

	排名	2020	2019	变化
总体	14	81.2	80.7	↑0.5
开办企业	7	96.6	96.5	↑0.1
办理施工许可证	11	84.7	84.6	↑0.1
获得电力	62	82.3	82.3	--
纳税	28	85.7	85.6	↑0.1
执行合同	6	79	79	--
办理破产	20	78.9	78.9	--

（一）吸引外资情况

澳大利亚欢迎外资流入，但外资政策一定程度有所收紧。澳大利亚政治和社会环境稳定，金融体系规范，地理位置优越，是联系西方市场和亚太地区的重要桥梁，澳大利亚欢迎外资流入，在经济连续多年增长的背景下，国际资本持续进入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政府近年来收紧了外资审批政策，加强对所谓敏感领域投资的合规审查，尤其是加强了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中资企业或有中国背景的企业并购案，造成中国资本流入大幅下滑，也影响了其总体外资流入规模。从 FDI 来

看，澳大利亚近年来外资流入基本保持下降态势，2019 年 FDI 流量 435.2 亿美元，较上年下降 179.7 亿美元，FDI 存量 7841.9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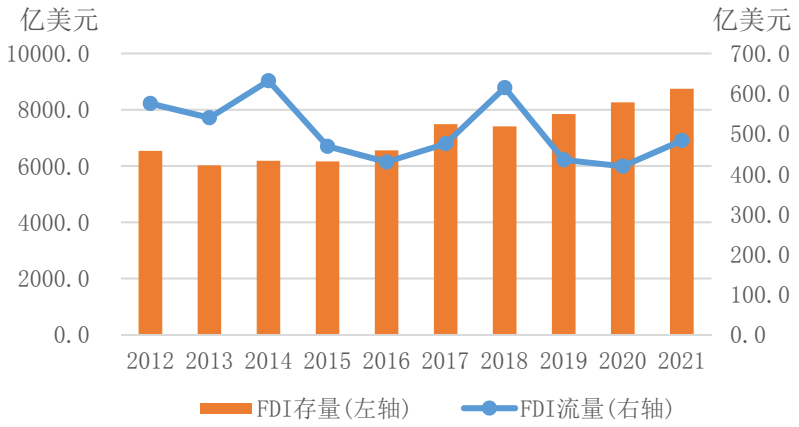


图19 澳大利亚FDI

（二）基础设施发展

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澳大利亚政府于2016年2月公布了未来15年的基础设施发展战略《澳大利亚基础设施规划》，这是澳大利亚首个长期性的全国基础设施规划。该项规划对澳大利亚基础设施政策面临的挑战进行深入分析，内容涉及交通、电力、电信、水利基建等，并向澳大利亚各级政府提出了多项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建议，列出了“基础设施优先名单”，长期项目包括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高速铁路走廊，墨尔本-布里斯班内陆货运专线建设，北悉尼货运走廊2期工程等。其中，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墨尔本外环地铁项目预计耗资500亿澳币，项目可能采用 PPP 模式，资金来源包括私人投资、州政府和联邦资金。

项目预计2022年开工，2050前完工，客运量将达到40万人/天，并创造2万个工作岗位。

（三）营商成本

税收成本有所下降。受美国 2019 年税改影响，发达经济体普遍掀起了一股减税风潮，澳大利亚也不例外。在 2019/2020 财年联邦预算案中，澳政府提出明确减税计划，包括个人所得税减免和下调中小企业税率。个税减免政策主要包括：继续推进中低收入人群个税抵扣减免。单身人士抵扣额最高可达 1080 澳元（1 美元约合 1.4409 澳元），双收入家庭最高可达 2160 澳元，受益人群逾千万。2022/2023 财年，将适用 19%税率起征点从 4.1 万澳元提高至 4.5 万澳元，将适用 32.5%税率起征点从 9 万澳元提高至 12 万澳元，该计划已立法，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中小企业税率加速下调。澳大利亚政府努力降低小企业营商与纳税成本，2017 年即已提出小企业减税计划，受益小企业达 340 万家，企业雇工达 710 万人，目前小企业税率为 27.5%，低于澳大利亚 30%的标准公司税率。2018/2019 年预算案已立法，计划在 2026/2027 财年将营业收入低于 5000 万澳元的中小企业税率降至 25%，本财年预算案提出至 2021/2022 财年即执行 25%中小企业税率，比原计划提前 5 年实现下调。

四、法律风险

澳大利亚政府较为清廉，腐败问题低发，已多年未发生因投资争端而导致的法律诉讼，整体法律保护环境较好，但对敏感行业及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投资有所限制。

（一）法律保护

腐败问题低发。澳大利亚被透明国际组织列为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腐败问题低发，对涉及外国投资方面执法公正，法律保护环境较好。根据世界银行 2019 年公布的全球治理指数中的法治得分，澳大利亚法治得分为 1.715，同比上升 0.033；分位点为 92.8%，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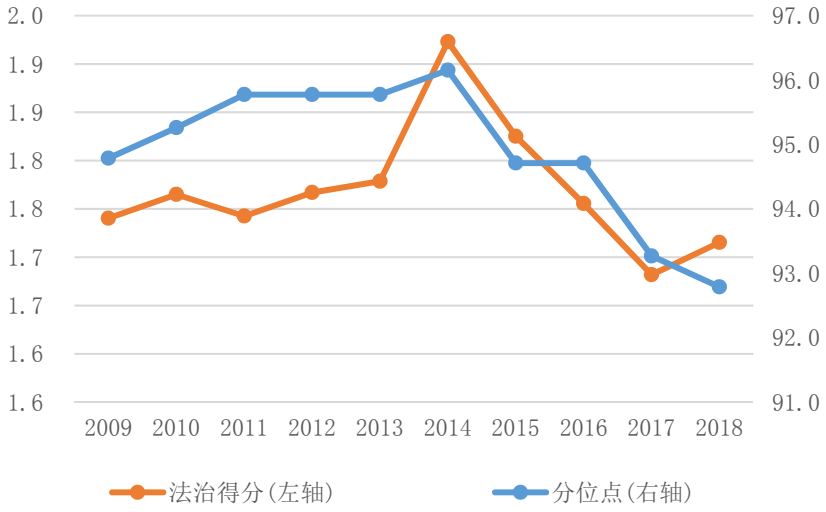


图20 澳大利亚法治得分

（二）争端与仲裁

在投资法律保护层面不存在争端。澳大利亚 2018 年-2019 年未遭受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提请的诉讼。根据 ICSID 的统计，历史上澳大利亚也未出现因投资争端而导致的诉讼。

（三）国际协定

与多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成员，多年来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同中国、日本、韩国、美国、新西兰、马来西亚、泰国、秘鲁、新加坡、中国香港、南太区域贸易经济合作组织、东盟等国家（地区）和区域组织均已签署自贸协定。在美国退出 TPP 后，澳大利亚和其他成员继续完成 CPTTP 谈判,成为其创始成员。此外，澳大利亚还参与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

（四）限制与准入政策

投资领域限制较少，但存在投资审查。澳大利亚对外资持欢迎态度，根据澳大利亚《1975 年外国收购与接管法》《2015 年外国收购与接管条例》《2015 年外国收购与接管费用征收法》《1998 年金融产业（持股）法》等与投资有关法律规定， 澳大利亚鼓励外资的进入，但一直保留着外资审查制度。外资审查制度的核心标准是澳大利亚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的标准的主观任意性过强，有关审批程序也不够透明。2020 年 6 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修改有关外商投资的规定，将对外国投资实行更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根据新规定，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将审查海外投资者对澳能源、电信、港口、水利、数据等敏感行业资产的所有竞标，无论交易规模大小，也不管买家是私企还是国有企业。新规将对外国投资进入澳大利亚造成较大不确定性。

（五）环境与劳工保护

环境立法健全。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出台环境保护法律的国家之一，政府从环境规划与污染控制、保护自然与人文遗迹、开发与管理自然资源和在相关法律法规中确定环保内容等 4 个方面入手，不断加强环保法制建设，目前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法律法规体系。澳大利亚《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1999）》是澳大利亚政府最核心的环保法律，目前联邦层面环境保护立法已有 50 多部。除联邦层面外，各州还有各自的环保法律。总体来看，澳大利亚对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规定详细，可操作性强，重视预防和环保教育、监管措施有力、激励能源节约和保护环境的行为。

对外籍劳工签证管理趋严。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尤其缺乏熟练技术工人、体力劳动者。澳大利亚政府在保证国内人口充分就业的前提下，每年从海外引进一定数量的技术劳务人员。澳联邦政府根据全国和各州技术人员短缺的预测报告及职业列表，来确定引进外籍劳务计划，审核外籍劳工，并为他们签发工作签证。2019 年 9 月，澳宣布对外国劳工签证计划进行改革，技术移民职业列表面临大调整，在保证澳洲工人就业优先的基础上，提高签证标准。